

畫

學

心

印

畫學心印

卷八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山靜居論畫

方薰

詩文書畫  
相爲表裏  
有由書而  
悟畫山畫  
而知詩亦  
有由詩與

古者圖史彰治亂。名德垂丹青。後之繪事雖不逮古。然昔人所謂賢哲寄興。殆非庸俗能辨。故公壽多文曉畫。摩詰前身。畫師元潤。悟筆意於六書。僧繇參畫理於筆陣。戴逵寫南都一賦。范宣嘆爲有益。大年少腹笥數卷。山谷笑其無文。

文而明畫  
理者其從  
入之途正  
不同也

又謂畫格與文同一關紐。洵詩文書畫相爲表  
裏者矣。

畫法。古人各有所得之妙。目擊而道存者。非可以言傳也。謝赫始有六法之名。六法迺畫之大凡耳。故談畫者必自六法論。

六法是作畫之集蘊。且古畫未有不具此六法者。至其神明變化。則古人各有所得。學者精究六法。自然各造其妙。

學者如能得畫中三昧。落筆自然氣運生動。不在天分優拙也。

昔人謂氣韻生動。是天分。然思有利鈍。覺有後先。未可概論之也。委心古人學之。而無外慕。久必有悟。悟後與生知者殊途同歸。

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全要養氣。有氣便有韻。隨意揮洒。機趣洋洋。自然生動。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其間韻自生動矣。杜老云。元氣淋漓。幛猶濕。是卽氣韻生動。

氣韻有筆墨間兩種。墨中氣韻。人多會得。筆端

雲林云畫  
寫胸中逸  
氣耳是卽  
筆端氣韻

氣韻世每妙知所以六要中又有氣韻兼力也  
人見墨汁淹漬輒呼氣韻何異劉實在石家如  
廁便謂走入內室

余謂骨肉  
停匀卽是  
有筆有墨

荆浩曰吳生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或曰石  
分三面卽是筆亦是墨僕謂匠心渲染用墨太  
工雖得三面之石非雅人能事子久所謂甜邪  
俗賴是也筆墨間尤須辨得雅俗

書畫至神妙使筆有運斤成風之趣無他然而

已矣。或曰：有書須熟外生，畫須熟外熟，又有作  
熟還生之論，如何？僕曰：此恐熟入俗耳。然入於  
俗而不自知者，其人見本庸下，何足與言書畫。

僕所謂熟字，乃張伯英草書精熟，池水盡墨。杜

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熟字。

古人不作手跡，猶存當想。其未畫時，如何胷次  
寥廓？欲畫時，如何解衣磅礴？既畫時，如何經營  
慘淡？如何縱橫揮洒？如何潑墨設色？必神會心  
於胸中，自密細玩存於胸中，自臨古人畫，須對之詳

如此方爲  
真熟

然奔赴腕  
下真所謂成  
如容易却艱辛也

杜老入峽  
諸詩是極  
妙粉本

謀捉筆時張吳董巨如在上下左右  
畫有初觀平澹久視神明者爲上乘有人眼似  
佳轉視無意者吳生觀僧繇畫諦視之再乃三  
宿不去庸眼自莫辨

讀老杜入峽諸詩奇思百出便是吳生王宰蜀  
中山水圖自來題畫詩亦惟此老使筆如畫人  
謂摩詰詩中有畫未免一邱一壑耳

東坡曰看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晁以道云畫

逸品之畫  
每不能見  
賞於俗目  
良由其命  
意不同也

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特爲坡老下一轉語。  
歐陽子曰。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之趣。簡遠之心。難形。僕謂取法於繩墨。者人無不見。其工拙。寄意於毫素者。非高懷絕識。不能得其妙。故賢者操筆。便有曲高和寡之歎。

陳善云。顧愷之善畫。而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

以爲顛此二人所以精於書畫僕曰後惟米元章委心書畫而以癡顛兼之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莊叟之謂也

畫備於六法。六法固未盡其妙也。宋迪作畫先以絹素張敗壁。取其隱現凹凸之勢。郭恕先作畫。常以墨漬縑綃。徐就水滌去。想其餘跡。朱象先於落墨後。復拭去絹素。再次就其痕跡圖之。皆欲渾然高古。莫測端倪。所謂從無法處說法。

此等命意  
未免詭僻  
縱極神妙  
究非山水

正宗

者也。如楊惠郭熙之塑畫。又在筆墨外求之。  
東坡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  
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而已。  
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許。便倦。僕曰。以馬喻固  
不在鞭策皮毛也。然捨鞭策皮毛。并無馬矣。所  
謂俊發之氣。莫非鞭策皮毛之間耳。世有伯樂。  
而後有名馬。亦豈不然耶。

畫法有工  
拙不在難

易多寡各  
極其趣卽  
同臻其妙

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訓期月而成。吳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難易別也。李范筆墨稠密。王米筆墨疏落。各極其趣。不以多寡論也。畫法之妙。人各意會而造其境。故無定法也。

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

論極精妙  
理極圓足  
六通四關  
變化離奇

古。人。往。往。有。筆。不。應。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  
用。順。而。逆。筆。出。之。尤。奇。突。有。筆。應。先。而。反。後。之。  
有。餘。意。皆。極。變。化。之。妙。畫。豈。有。定。法。哉。

山谷云。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  
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畫。悉知巧拙工俗。  
造微入妙。然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又曰。如蟲。  
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妙處。類多如此。僕曰。  
此爲行家說法。不爲學者說法。行家知工於筆。  
如此方脫盡筆墨痕迹。非尋常學力所能。

功夫到神  
化時方臻  
斯境

墨而不知化其筆墨。當悟此意。學者未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凡畫之作。功夫到處。處處是法功成以後。但覺一片化機。是爲極致。然不從絢爛而得此平淡。天成者未之有也。

筆墨之妙。畫者意中之妙也。故古人作畫。意在筆先。杜少陵謂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非用筆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在畫時。意象經營。先具胸中。邱壑落筆。自然神速。

用筆亦無定法。隨人所向而習之。久久精熟。便能變化古人。自出手眼。

約守博取。  
久久精熟。  
便臻妙境。

始入手。須專宗一家。得之心而應之手。然後旁通曲引。以知其變。泛濫諸家。以資我用。實須心手相忘。不知是我還是古人。

意在筆先。  
自然無美。  
不臻

凡作畫者。多究心筆墨。而於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邱壑。生發不已。時出新意。別開生面。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一如作文在

此種境界  
非數十年  
墨池研究  
之功不易  
得也

立意佈局。新警乃佳。不然綴辭徒工。不過陳言而已。沈灝謂近日畫少邱壑。人皆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作一畫。墨之濃淡。焦溼無不備。筆之正反虛實。旁見側出。無不到。郤似隨手拈來者。便是工夫到境。

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即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不窮。

功夫到處格法同歸妙悟通時工拙一致荆關  
董巨顧陸張吳便爲一家眷屬實須三昧在手  
方離法度

學者能辨  
得高下落  
筆自然純  
粹一切疵  
病淘汰淨  
盡

畫法須辨得高下高下之際得失在焉甜熟不  
是自然佻巧不是生動浮弱不是工緻鹵莽不  
是蒼老拙劣不是高古醜怪不是神奇  
畫不尙形似須作活語參解如冠不可巾衣不  
可裳履不可屨亭不可堂牖不可戶此物理所

定而不可相假者。古人謂不尙形似乃形之不足而務肖其神明也。

時多高自位置敝屣古法隨手塗抹便誇士家氣象無怪畫法不明矣如朝暮晦明春秋榮落山容水色與時移異良工苦心消息造化渲染烘托得之古法槩可廢乎張詢繪三時風景子久寫屢變山容皆經營慘淡爲之非漫然涉筆而能神妙也。

畫法固貴  
手能守又  
貴乎能化  
神而明之  
自不爲迹  
象所拘

臨古能如  
此用意自  
然跳出窠  
臼出人頭  
地窮至理

臨摹古畫先須會得古人精神命脈處。玩味思索。心有所得。落筆摹之。摹之再四。便見逐次改觀之效。若徒以彷彿爲之。則掩卷輒忘。雖終日摹仿。與古人全無相涉。摹仿古人。始乃惟恐不似。既乃惟恐太似。不似則未盡其法。太似則不爲我法。法我相忘。平淡天然。所謂擯落筌蹄。方用墨無他。惟在潔淨潔淨。自能活潑。涉筆高妙。

存乎其人。姜白石曰。人品不高。落筆無法。  
墨法濃淡。精神變化飛動而已。一圖之間。青黃  
紫翠靄然氣韻。昔人云。墨有五色者也。

作畫自淡至濃。次第增添。固是常法。然古人畫  
有起手落筆。隨濃隨淡成之。有全圖用淡墨而  
樹頭坡腳忽作焦墨。數筆覺異樣神彩。

繪事必得好筆好墨。佳硯佳楮素。方臻畫者之  
妙。五者楮素尤屬相關。一不稱手。雖起古人爲

曾見高和尚  
書徵米老  
雲山獨樹  
頭以鄭均  
用焦墨風  
領白覺超  
然塵表

之亦不能妙書譜云紙墨不稱一乖也。

筆墨間稍有縱橫習氣便不能靜畫至於靜登峰矣

作畫不能靜非畫者不能靜殆畫少靜境耳古人筆下無繁簡對之穆然思之悠然而神往者畫靜也畫靜對畫者一念不設矣。

用墨濃不可癡鈍淡不可模糊溼不可潤濁燥不可澀滯要使精神虛實俱到

畫分南北兩宗亦本禪宗南頓北漸之義頓者根於性漸者成於行也。

用墨要濃淡濕燥各得其宜便臻妙境

畫樹點葉  
濃淡疏密  
須要參伍  
錯綜畫成  
自然生動  
有致

畫樹之法。無論四時榮落。畫一樹須高下疏密點筆。密於上。必疏於下。疏於左。必密於右。一樹得參差之勢。兩樹交插。自然有致。至數樹滿林。亦成好位置。

樹分四歧  
方有八面  
玲瓏之妙

亦成好位置。  
畫樹四圍滿。  
形勢。

畫樹全要  
生機活潑  
隨意出插  
方得天趣  
如拘泥成  
法必多滯  
境

畫樹無他訣。在形勢位置相宜而已。昔柘湖僧  
出畫樹一卷。自一樹至數樹。皆以畫法識之。僕  
謂此死法矣。卽以一樹論。形勢各有不同。何論  
多樹。卷中樹法雖善。如其勢一圖再圖可乎。若  
形勢既得位置變化。隨處生發。得宜則妙矣。  
點葉隨濃隨淡。一氣落筆。一氣落筆。墨氣和澤。  
有神妙自生動。

董思翁云。北苑畫雜樹。但露根。而以點葉高下。

肥瘦取其成形。此卽米畫之祖。最爲高雅。  
董思翁云。畫樹必使株榦自上至下處處曲折。  
一樹之間不使一直筆。

畫樹只須虛實取勢。頓挫涉筆應直處不可屈。  
應屈處不可直法。以巧拙參用乃得之。

點葉尤須手熟。有勻整處有灑落處。用筆時在  
板爲活。妙用點葉得此訣白能化。

枯樹有垂枝仰枝。仰爲鹿角。垂爲蠍爪。李成范  
收放得宜。

布置虛實  
用筆巧拙  
最爲畫中  
妙用

點葉得此  
訣白能化  
板爲活

寬多作仰枝。郭熙李唐多作垂枝。後人率變通爲之。

作畫全在用筆用墨濃墨則精彩煥發淡墨則神韻悠然乃爲極致

畫家以用筆爲難。不知用墨尤不易。營邱畫樹法多瀆墨濃厚狀如削鐵。畫松欲淒然生陰倪。迂負惜墨稱畫皆墨華淡沱氣韻自足。

昔人謂畫叢樹必插枯枝以疏通之意爲林木塞實不疏通不易佈景也。然畫叢樹亦必須有交插疏密之勢。山溪村落亦易於隱顯出之。

古人匠心於此可見

畫柳之訣  
盡於此矣  
學者參之

畫柳不論疏密。用筆不論柔勁。只要自然。自然之妙得之熟習無他祕也。世人畫柳知難於枝條。不知勢在株幹發株出幹不宜勻整要虛實參差爲之尤宜隨株出幹隨幹發條次第添補宜多宜少以勢度之方得其妙。

畫松杉檜柏立勢大約相類。枝皮用筆不同耳。涉筆須要有拙處有巧處。若一味屈曲蟠旋取勢便入俗格當思巧以取奇拙以入古。

畫松。古人立勢。率多平正取法。不以奇怪爲尙。發枝亦須上下虛實得宜。主樹勢有虛實。襯樹隨處生發位置。

古人畫圓。松柏多者。皆取平正之勢。以林間可佈屋宇橋亭。曲折位置也。如作離奇盤曲之勢者。只可傍以奇石。俯以湍流而已。

松皴法。不一總須似亂非亂。筆力爽朗爲妙。不難於刻畫。分明也。

此着想自然生氣遠出

昔人謂二米法用濃墨淡墨焦墨盡得之矣僕  
曰直須一氣落墨一氣放筆濃處淡處隨筆所  
之濕處乾處隨勢取象爲雲爲煙在有無之間  
乃臻其妙

畫石則大小磊疊山則絡脈分支而後皴之也。  
疊石分山在周邊一筆謂之鉤勒鉤勒之則一  
石一山之勢定一石一山妍醜亦隨勢而定故  
古人畫石用意鉤勒皴法次之鉤勒之法一頓

一挫一轉一折而方圓橢角之勢縱橫離合之法盡得之矣古人畫石有鉤勒而不設皴者邱壑之妙鉤勒之妙也無邱壑則不得鉤勒之法

皴之爲法無濃淡疏密筆到意足而已有濃密而筆意未足疏淡而已足者

皴法如荷葉解索擘斧卷雲雨點破網折帶亂柴亂藤鬼面米點諸法皆從麻皮皴法化來故

皴法中惟  
麻皮爲極  
純正可以  
專宗積久

純熟無不可變化也

入手必自麻皮皴始

趙松雪王叔明間作鉤勒一法。如飛帛書者。虛中取實。以勢爲之。本自唐人青綠法。陳道復之不耐皴。卽此意也。

皴之有濃淡繁簡溼燥等筆法。各宜合度。如皴濃筆宜分明。淡筆宜骨力。繁筆宜檢靜。簡筆宜沈着。溼筆宜爽朗。燥筆宜潤澤。卽六要中無墨求染之意皴法一圖之中亦須有虛實涉筆。有稠密實落。

皴之有濃淡煩簡濕燥等法。總須各極其妙。方爲好手。

處。有取勢虛引處。有意到筆不到處。乃妙。

陸探微見大令聯縣書。悟其筆意。作一筆畫。宗少文亦善爲之。僕見黃鶴山人山水樹石房屋。一筆出之。氣勢貫串。有奇古疏落之致。未識宗陸之筆復作何等觀。

青綠山水異乎淺色。落墨務須骨氣。爽朗骨氣既淨。施之青綠。山容嵐氣靄如也。宋人青綠多重設。元明人皆用標青頭綠。此亦唐法耳。近世

唐大小李  
將軍爲青綠之祖後惟宋趙大年趙千里王晉卿等

繼之至趙  
松雪一變  
雅淡脫盡

刻畫之迹  
青綠之能  
事盡矣

神明於規  
矩之中自

惟圓照石谷擅長。石谷嘗曰。余於青綠法參悟三十年。乃得其妙。

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之。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彩生動。不必合色之工而自然妍麗。

畫雲不得似水。畫水不得似雲。此理最微。入手工程不可忽之也。會得此理後。乃不問雲耶水。

然隨筆所  
之無不合

耶。筆之所之意。以爲雲。則雲矣。意以爲水。則水矣。

古畫中樓觀臺殿塔院房廊位置折落刻意紆曲。御自古雅。今人屋宇平鋪。直界數椽。便難安頓。古今人畫氣象自別。試從屋宇樓觀看。知大懸絕處。

古畫有全不點苔者。有以苔爲皴者。疏點密點。尖點圓點橫點豎點。及介葉水藻點之類。各有

點苔最難。  
學者當細  
心參究

人物冠服  
須審其時  
代卽儀仗  
器具亦有

相宜當斟酌用之未可率意也。

山水中點苔鉤草卽山水之眉目也往往畫有

由點苔鉤草爲妍醜者。

畫人物必先習古冠服儀仗器具隨代更易製  
度不同情態非一雖時手傳摹不足法也。

寫古人面貌宜有所本卽隨意爲圖思有不凡  
之格寧樸野而不得有庸俗狀寧寒乞而不得  
有市井相。

眉目鼻孔用筆虛實取法。實如錐劃，刃勒虛如雲影水痕。

衣褶紋當以畫石鉤勒筆意參之。多筆不覺其繁，少筆不覺其簡。皴石貴乎似亂，非亂衣紋亦以此意爲妙。曾見海昌陳氏陸探微天王衣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卻是一筆出之，氣勢不斷。後世無此手筆。

余前在高郵古天皇寺見吳道子觀音大士像亦同此手筆

畫家亦須意追險絕

法宗平正  
一切縱橫  
排奡之習  
掃除淨盡

家宗法之亦如山水之董源書法之義之皆以  
平正爲法者也。

畫法不同宗支甚廣近如董巨高米倪黃吳王  
文沈之支流人猶相識至其源遠如張曹顧陸  
之派卽不能識甚而荆關李范之直下亦不相  
認不相認亦無妨礙但不可爲元明家法嗣而  
病今之畫家雖黃黑白往往坐此  
詆呵遠宗爲不類者。

近代學元四家者猶有通家之誼一遇別宗支

屬○便○以○面○目○相○校○雌○黃○口○舌○不○知○本○宗○之○源○亦○從○彼○來○者○不○但○論○畫○詩○亦○如○此○此○種○見○解○所○謂○孤○陋○寡○聞○也○

嘗見名流  
題跋其人  
素不能盡  
而題語較  
精妙者更

畫家有未必知畫不能畫者每知畫理自古有之故嘗有畫者之意題者發之如蒙莊之形容畫史非深知畫者不能道

寫意畫最易入作家氣凡紛披大筆先須格於雅正靜氣運神毋使力出鋒鍔有霸悍之氣若

卽若離毋拘繩墨有俗惡之目

運筆蕭灑法在挑剔頓挫大筆細筆畫皆如此俗謂之鬆動然須辨得一種是蕭灑一種是習

氣。

點筆花以氣機爲主或墨或色隨機著筆意足而已乃得生動不可膠於形迹意足不求顏色似前生相馬九方皋又不獨畫梅也

設色不以深淺爲難難於彩色相和和則神氣

寫生家能  
氣機純熟  
目無呆滯  
取木之病

遠山固要  
得勢然非  
心手熟習  
不能入妙

生動。否則形迹宛然。畫無生氣。

畫後塗遠山。最要得勢有畫已佳。以遠山失勢。  
而通幅之勢爲之不振。有畫全以遠山作主者。  
不可不知。

執事必藉興會。乃得淋漓盡致。催租之罷時。或  
憾之。然無聊落寞之境。以據其懷。以寄其意。不  
爲無補。程邈造隸于獄中。史公著書於蠶室。此  
又其大者也。

至理名言  
耐人尋味

陳衍云。大癡論畫。最忌日甜。甜者。穢郁而輭熟。  
之謂凡。爲俗。爲腐。爲版。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  
之忌。而且喜之。自大癡拈出。大是妙諦。余謂不  
獨書畫。一切人事。皆不可甜。惟人生晚境。宜之。

僕嘗爲友人題白石翁山水。每視人畫。多信  
手隨意。未嘗從古人甘苦中領略。一分滋味。石  
翁與董巨。廁壘敗管。幾萬打熬過來。故筆無虛  
著。機有神行。得力處。正是不費力處。

石田翁功  
力本領可  
以想見

卽此可以見人之學問

法派不同各有妙詣。作者往往以門戶起見。互爲指摘。識者陋之。不知王黃同時。彼此傾倒。韓孟異體。相與推崇。惟其能知他人之工。則已之所造也深矣。

能妙神三品各有精  
諸惟逸品發自性靈一空座障尤爲鑒賞

意造境生。不容不巧爲屈折氣關體局。須當出於自然。故筆到而墨不必膠。意在而法不必勝。逸品畫從能妙神三品脫屣而出。故意簡神清。空諸工力。不知六法者。烏能造此。正如真仙古

家所心醉

佛慈容道貌多自干修百劫得來方是真實相

孫位畫水於大同殿壁中夜有聲嘗謂言者故

神其說及見石谷清濟貫河圖筆勢浩汗沙黃

石谷畫水  
真深得古

日薄一望彌漫畫水隨筆曲折卷去如聞奔騰

澎湃聲發紙上旁觀朱生者移時色沮以手指

人精蘊其  
神妙處非  
諸家所能

日前年舟過幾卮此處畏途逼人無那太似相

與稱嘆乃知前人神妙固不足怪也

畫境異乎詩境詩題中不闢主意者一二字點

過畫圖中具名者。必逐物措置。惟詩有不能狀之類。則畫能見之。

遺貌取神  
乃得真趣

子久富春山居一圖。前後摹本何止什百。要皆各得其妙。惟董思翁模者。絕不似而極似。一如模本蘭亭序。定武爲上。

士人畫多卷軸氣。人皆指筆墨生率者言之。不禁啞然。蓋古人所謂卷軸氣。不以寫意工緻論。在乎雅俗。不然摩詰龍眠輩。皆無卷軸矣。

此中道理  
惟真識者  
自能鑒之

立意爲畫  
第一緊要

詩文有真僞。書畫亦有真僞。不可不知。真者必有大作意發之性靈者。僞作多驟括蹊徑全無內蘊。三品畫外獨逸品最易欺人眼目。

作畫必先立意以定位。位置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深則深。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書畫貴有奇氣。不在形迹間。尙奇此南宗義也。故前人論書曰。旣追險絕。復歸平正。論畫曰。山

六大家中  
惟漁山勝  
不往往有  
奇氣故憾

心之作精  
警絕倫

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反是則非畫。  
氣格要奇。筆法須正。氣格筆法皆正。則易入平  
版。氣格筆法皆奇。則易入險惡。前人所以有狂  
怪求理。鹵莽求筆之謂。

作圖須要  
如此講究  
自然跳出  
窠臼不同  
凡筆

畫凡命圖新者。用筆當入古法。圖名舊者。用筆  
當出新意。圖意奇奧。當以平正之筆達之。圖意  
平淡。當以別趣設之所謂化臭腐爲神奇矣。  
畫法可學而得之。畫意非學而有之者。惟多書。

卷以發之廣聞見以廓之

如此用意  
自然落筆  
新穎脫盡  
窠臼

童時聞先公於執友閒緒論。謂作詩要從古人。想。不。到。處。著。想。做。不。到。處。用。力。便。非。陳。言。作。畫。  
如法。便無。依樣。葫蘆。之病。又曰。古人。造。一。藝。必。  
先。絕。棄。常。見。常。見。習。聞。最。足。蔽。塞。天。性。能。名。於。  
後。世。者。不。博。名。於。一。時。者。也。

倪黃之畫。雲林大癡畫。皆於平淡中見本領。直使智者息心。力者喪氣。非巧思力索所能造。所由卓絕千古。

倪迂客畫正可匹。陶靖節詩褚登善字皆洗空。  
凡格獨運天倪不假造作而成者可爲蓀林鼎足。

前年見吳仲圭山水巨卷高尺有四長幾一丈魄力沈雄墨氣濃厚以視雲林古淡天真未免有縱橫餘

昔人謂仲圭大有神氣。子久特妙風格。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免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僕嘗日讀老迂詩畫。令人無處著筆。墨覺矜才使氣。一輩未免有慚德。茶香居士謂於六法中求雲林。非深於畫者。僕

習

雲林境地  
正不易到

日須會得六法。中有老迂來處。不然恐問途者。  
不知雲林模關範董。煞從力行苦心得此自在。  
面目。

癡翁真寶。  
力量全在。  
於此。  
領取造化。  
生氣自然。  
脫盡筆墨。  
蹊徑。

一峯老人。純以北苑爲宗。化身立法。其畫氣清。  
質實。骨蒼神腴。嘗游虞山。悟得筆法。遂家焉。日。  
携壺酒。坐湖橋。觀雲霞。吐納晴雨晦明。極山水。  
之變蘊于毫末。出之楷素。润非俗工。可能跂及。

有見其吹橫竹山秦關。遂以爲蟬蛻不死。故其筆墨工夫亦具九轉之妙實可與黃庭內外篇同玩味耳。

此即李賀  
錦囊之儲  
最爲高雅

人謂道人行吟。每見古樹奇石。卽囊筆圖之。然觀其平生所作。無虬枝怪石。蓋取其意而略其迹。胸有鑄鍊者。投之粹然自化。不則彼古與奇格格不入。非我有也。

癡翁設色與墨氣融洽。爲一渲染烘託。妙奪化。

此畫中最  
高品也非  
經燬之極  
不能臻此

工其畫高峰絕壁往往鉤勒楞廓而不施皴擦  
氣韻自能深厚

習尚最足  
移人有志  
筆墨者切  
須戒之

操一蓀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絕一世之見梅  
花庵主書畫蘄志於古不爲習尚所移與盛子  
昭同里閈子昭遠近著聞求筆墨者踵接仲圭  
之門雀羅無間妻孥視其坎壈勸以治脂粉爲  
時妝仲圭莞爾曰汝曹毋大俗後百年吾名噪  
武林子昭當入市肆身後士大夫果賢其爲人

爭購其筆墨。一軸可抵餅金。子昭畫幾廢格不行。

仲圭品詣  
真蕭然世  
外宜其筆  
墨妙天下

梅花和尚墨名儒行者居吾鄉之武塘蕭然環堵飽則讀書饑則賣卜畫石室竹飲梅花泉一切富貴利達屏而去之與山水魚鳥相狎宜其書若畫無一點煙火氣

叔明能追  
宗董巨故  
鷗波不能  
不放其出

黃鶴山樵爲松雪外甥書畫之妙源于鷗波早歲精工點染酷似其舅晚能一變蹊逕以董巨

一頭地

相參淋漓毫楮自成一家法馳騁海內遂分吳

興一席。

今之畫家  
往往坐此  
病有志筆  
墨者切須  
戒之

嘗謂操筆家往往急於博名譽汨沒天德乞靈時彥經營模擬耄而不倦古人風味畢生不知殊爲可惜僕見叔明畫甚多觀其前後用意始在求合於人旣乃力避其習每變而易之雖鷗波不得不放其出一頭地

高詹事題白陽山人畫後云宋元之蹟大半爲

廣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僕亦嘗謂  
勝國諸賢承宋元之模範人皆自得真詮遺毫  
剩墨所謂雖無老成尚有典型也

張來儀徐幼文陳氏大小鬱王友石輩筆墨不  
變元格至沈臞樵姚公綬杜東原劉完菴諸老  
風骨超邁開沈文之先一時吳下名作竝起毫  
素之妙奄有唐宋

石田老人筆墨似其爲人浩浩落落自得於中

明中畫道  
惟吳門爲  
最盛

石田翁氣勢魄力爲明畫之冠

無假乎外。凡有所作實力虛神渾然有餘故僕以爲學石田先須養其氣。

此論真先得我心

六如原本劉李馬夏和以天倪資於書卷故法北宗者多作家面目獨子畏起而北宗畫法有雅格。

余見其畫織友一幀筆法超妙與唐伯仲

張夢晉風流醞藉子畏流輩筆法妍雅亦嫋嫋閒耳。

衡山太史書畫瓣香松雪筆法到格駿駿平入

吳興之室矣。然自○有○清○和○閒○適○之○趣○別○敞○逕○庭○亦○由○此○老○人○品○高○潔○所○至○

實父雖不能文就畫論畫何嘗稍遜文沈

余以爲仇畫其精妙實與唐匪能及

仇實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間少遜一籌然天賦不凡六法深諳用意之作實可奪伯駒龍眠之席。

曾見實父畫孤山高士王獻移竹及卧雪煎茶諸圖類皆蕭疏簡遠以意涉筆置之唐沈畫中幾莫能辨何嘗專事雕繪世惟少所見耳

余以爲實  
父畫宋元  
三趙後一人而已

董思翁不耐作工畫。而曰李趙之畫極妙。又有士人氣。後人得其妙。不能得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父。王司農麓臺。平生惟嗜予久。渾淪墨法。亦謂仇氏自有沈着痛快處。

六如天賦  
卓絕其畫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唐居士楷畫。涉筆用墨法。極見意。其合作實可。越元望宋人。皆愛其畫。未知其趣也。

石翁風雨歸舟圖。筆法荒率。作迎風隄柳數條。遠沙一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

白陽山人  
簡淡超逸  
文門中超  
然傑出者

處僕曰。雨在畫處。又在無畫處。

陳道復。煙林雲壑。墨氣濃淡。一筆出之。妙有天  
機。而不涉畫家蹊徑。不獨能事寫生。山水亦是

宗家。

古人一蓺。高於法度平正。後世便以奇別爲能。  
雖有刻剥精巧。名立小品。豈能爲百世宗法。董  
思翁於沈文間。復以平淡天然自立一幟。至今  
名不在四家後。東坡嘗謂好奇務新。乃詩之病。  
余以爲思翁筆墨直接倪黃。超乎文沈之上。

畫豈不然。

近代惟思  
翁臻此境

畫禪法自董巨倪黃能師其意而不逐其跡用墨之妙尤爲獨詣隨手拈來氣韻生動

書畫自畫禪開堂說法以來海內翕然從之沈唐文視之流遂塞至今無有過而問津者近來又以虞山婁江爲祖法亦復不參香光一二好古之徒孤行獨詣必皆非笑之書畫之轉關要非人力能回者。

吾浙自舞齋。松雪。梅道人後。逸史竹嬾。墨林皆是正法眼藏。筆墨皴元鑿妙。不愧前人。

余向見憚道生巨幅。墨汁淋漓。深得董巨妙用。非仲能及。長蘅所

陳仲醇李長蘅古情逸思。筆墨開張可殿畫禪。一軍所遜者畫禪。特有醞釀耳。憚道生邊幅稍窘然。亦足以馳騁二子間。

天池天賦卓絕。書畫品詣特高。狂狷處非其本色。陳道復於時。自出機軸。二家墨法。有王洽米時無等倫。允堪並美。

青藤白陽。墨華橫逸。尤堪並美。

道釋人物。丁南羽有張吳心印神姿颯爽。筆力偉然。董思翁巨眼人。嘗謂三百年無此作手。顏其室曰白毫菴。陳章侯崔子中皆出羣手。筆落墨賦。色精意毫髮。僻古爭奇。各出幽思。子中人設色精工。妍麗又復淵雅。靜穆時更蘆麗。之習洗滌短也。

向見章侯畫麻姑進酒圖大幀。筆意高古。設色精工。妍麗又復淵雅。靜穆時更蘆麗。之習洗滌短也。

倪文正鴻寶筆墨有青藤白石之風。細筆亦復

向藏文正竹石亭林

小幘筆墨  
超妙純乎

俟齋先生  
畫以人重  
不可與諸  
家並論也

古雋高越流輩。曾見其疎林篠石題仿家雲林者中作填墨瓦屋墨氣妙有元理別具雅構。

徐俟齋黃端木之山水。金耿庵楊補之之梅花。孤高絕俗真士人畫也。世皆以人重之。是不知畫之妙。蓋筆墨亦由人品爲高下者。

款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者。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爲濫觴。

畫後題款  
最非易事  
學者須細  
心講求

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腔石角題名而已。  
後世多款題。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  
題處題是其處。則稱題。非其處。則不稱畫。故有。  
由題而妙。亦有由題而敗者。此畫後之經營也。  
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爲一宗。奉常祖孫爲一宗。  
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癡。  
成筆墨超逸。一種蒼莽之趣。全宗風。

向藏奉常  
翁紙本中  
幅印壑揮  
成筆墨超  
逸一種蒼  
莽之趣全  
從擬翁神  
韻中得來

施毫用重筆取其沈着痛快學者如拘守此兒必有板滯之弊究不若輕重互用之爲妙也

西廬麓臺皆瓣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模一渲一染皆不妄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真麓臺壯歲參以己意乾墨重筆皴擦以博渾淪氣象嘗自誇筆端有金剛杵義在百劫不壞也士氣作家一格麓臺司農有之蒼蒼莽莽六法無跡長於用拙是此老過人處

廉州追摹古法具有神理石谷實得其衣益故工力寢深法度周密時輩僅以寸縑尺楮爭勝

石谷擅長  
諸家莫及

至屏山巨幛。尋丈計者。石谷揮灑自如。他人皆避舍矣。

時有舉石谷畫問麓臺曰。太熟。舉二瞻畫問之。  
日。太生。張徵君瓜田服其定論。僕以謂石谷之  
畫不可生生。則無畫。二瞻之畫不可熟。熟則便  
惡。

海內繪事家。不爲石谷牢籠。卽爲麓臺械杻。至  
款書絕肖。故一家之後。畫非無人。如出一手耳。

獨邵村方氏獅峰沈氏梅壑查氏皆能自行自止可謂不因人熱者。

憚南田。吳漁山。力量不如石谷大。逸筆高韻。特爲過之。至於工細之作。往往不脫石谷法。豈當時往還討論。染習之深。不能擺脫耶。然二家真此天分。不當隨人脚根轉耳。

○青溪松圓風人半千年少尺木諸老寄意毫素  
○不爲法縛不爲法脫教外別傳是爲逸品

先生論石谷力量大於吳惲余以爲石谷之所以遠遜吳惲者正在於此正在於此南田以秀逸勝漁山以靈警勝平心而論其力量亦

何嘗不逮  
石谷耶特  
未深思其  
故耳  
品詣不同  
各極其妙

姜鶴澗一邱一壑有迂客之迂陳玉几半蕊疏  
花得逃禪之禪類皆不著色相自撻胸臆耳  
寫生捨徐黃非所爲法山水去董巨豈得爲宗  
南沙涉筆染素能不落南田之蹊逕東山柳灑  
經營能擺脫麓臺之坯塹稼軒主人於其間復  
衍徐黃董巨之法而自作一家畫法不二妙無  
盡義焉

○○○○○○○○  
僕學畫幾四十年而未得古人自然之妙因閱

所謂得失  
寸心知絲  
毫不能勉

強

如此畫境  
非巨然不  
能到

黃尊古。王日初。張墨岑。沈凡民諸君畫。知有苦。  
心焉。然力殫神疲。則同其所造。而未得古人掉臂游行之爲樂也。

婁東見巨然畫。用筆如粉條。樹法類梅道人。煙雲杳渺。苔點散如菽粒。墨瀘瀘若欲滴者。

董思翁每以書法傲吳興。獨於畫法遜讓之。吳興山水時有蕭然物外之致。見其竹石山鵲。所謂石如飛白。竹如籀者。筆法有之。然後知古人。

未嘗漫然揚抑也。

尚書畫奇絕雄貴偉岸離奇力景居四家之右

高尚書筆法嚴重。巒頭樹頂用墨濃於上而淡於下。爲獨造之格。故望之峰巒插空。林木離立。形勢八面生動。

米老以無意出之。故非房山所能及。房山法自米氏。其所不及者。處處用意。米老筆下便有渾然天成之妙。然一米後筆力宏肆。實無出其右者。

米老設色絹幅。起手作樹。一叢墨氣濃淡爽朗。

元氣淋漓  
障猶濕米  
老畫庶幾  
得之

陽沙作淡墨。遠林山腰映帶。雲氣蒸上雲罅。濃墨瀆之。林杪露高屋。餘屋皆依山附水。隱見爲之近山。墨尤濃渾淪。壯偉遠山。幾疊參差起伏。赭抹山骨。合綠襯樹。及皴點處。額上宋思陵行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御書瓠印。左傍下有米芾之印。元章印。譇首董思自行書。雲起樓圖。左右邊錄跋曰。元章爲畫學博士時所進御。元章狀所謂珍圖名畫。須取裁聖鑑者也。後有朱象

俊峭多姿  
不老木色

先印此吾鄉司承好古具眼米畫以此爲甲觀  
又張君芑堂氏出所藏紙本小幅展卷首便見  
大行書芾岷江還舟次海應寺國詳老友過談  
舟閒無事且索其畫遂率爾草草爲之不在工  
拙論也三十六字墨氣奕奕畫之蒼莽老筆實  
是其書溢而爲妙也

王叔明紙本中幅筆極老致起手鼠足點樹中  
插一仰枝松疏落荒率若不經意隔水雨峰破

網皴法淋漓。墨瀟意仿巨然。掩其皴書。幾無可辨。自題行書。黃鶴山中樵者王蒙。畫於京師龍河方丈。左邊董思白跋云。余見山樵畫多矣。無不規摹古人。遂作掩抑古人者。雲林所謂五百。年來無此君。不虛也。然諸格中以仿巨然爲最。此幅仿巨然。又叔明平生第一得意筆。得此諸叔明畫可廢矣。

雲林樂圃林居圖六幀。有疏有密。不祇一格。筆

雲林摸關  
純董煞費  
苦心豈一  
樹一石所  
能盡其長  
耶

墨濃淡俱入妙。自是君身有仙骨也。題云余來城郭暑氣甚熾。偶憇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觀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忽已淹留久如。閒成此詩。

小冊呈甘白。以寓笑樂耳。觀此冊乃知雲林八面變化。以一樹一石爲雲林者。尙在門外也。

董元溪山高隱合絹幅。下作老樹六七株。似檜柏榦。卻爲小渾點葉。一坡迤邐至隔岸石壁。俯

北苑畫方能有此境

界

溪○溪○坳○架○草○閣○一○人○憑○欄○凝○望○平○沙○遠○岫○蒼○茫○隱○見○皴○作○麻○皮○雜○解○索○法○筆○力○圓○穩○墨○氣○深○厚○真○有○元○氣○淋○漓○之○觀○上○有○金○章○宗○明○昌○御○覽○巨○印○

營邱畫傳  
世極少如  
此畫境想  
是真跡惜  
不得一見  
以開眼界

營邱羣峰積雪小絹本筆極細密林巒屋宇皆用焦墨畫如屈鐵絲空處淡墨籠染積雪凝寒對之令人起粟又大幅雪圖筆蹤較麤圓神氣磊落上隔水有董思翁題。

古大家奇妙往往如此後人無此手筆

郭熙山水兩巨幅。用筆酣嬉淋漓。一如行草書。法一墨本。一設淺絳。一有董思白題識。  
叔明淺設色絹幅。煙雲出沒林壑。幽邃神似。巨然妙境。又溪山高逸圖。深松長林。道士策筇。其間覺謾然清吹拂人眉宇。此幅作卷雲皴。

冬花盦論畫

附

奚岡

董文敏倣巨然一幀。筆思蒼渾。蓋從北苑瀟湘秋山行旅二圖得來。此老氣象大。宜其腕間變

論極中肯  
學者可以  
知從入徑  
途

幻莫測。余嘗云。追董巨。當以思翁人。想擬子久。  
須向煙客究討。此亦由宋人學書。從楊少師。以  
到魯公地步也。

山南論畫

王學浩

諸家用筆各有精詣

作畫第一論筆墨。古人云乾溼互用，麤細折中，筆之謂也。用筆有工處，有亂頭粗服處，至正鋒、側鋒，各有家數。倪高士黃大痴俱用側鋒，及山樵仲圭俱用正鋒。然用側者亦間用正，用正者亦間用側，所謂意外巧妙也。用墨之法，忽乾忽濕，忽濃忽澹，有天然一下處，有漸漸漬成處，有澹蕩虛無處，有沉浸濃郁處，兼此五者，自然能

用墨之妙，發揮略盡。

至理名言  
可師可法

具五色矣。凡畫初起時，須論筆收拾時，須論墨。古人所謂大膽落筆，細心收拾也。

王耕煙云：有人問：如何是士大夫畫？曰：只一寫字盡之。此語最爲中肯。字要寫，不要描畫。亦如之一入描畫，便爲俗工矣。

張浦山云：凡畫須毛字。從來論畫所未及作畫時，須意在筆先。或先畫路徑，或先畫水口，或樹木屋宇，四面布置定，然後以山之開合向背。

食得此旨  
自無堆砌  
重疊之病

湊。之。自。然。一。氣。渾。成。無。重。疊。堆。砌。之。病。矣。董。宗。  
伯。云。畫。須。四。面。生。來。不。可。一。邊。生。去。是。也。雨。窗。  
漫。筆。云。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火。遇。古。人。真。蹟。以。  
我。之。所。得。向。上。研。求。看。其。用。筆。若。何。積。墨。若。何。  
安。放。若。何。出。入。若。何。偏。閃。若。何。必。與。我。有。出。一。  
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摹。畫。之。法。此。論。最。確。  
山。之。輪。廓。先。定。其。劈。破。囫。圞。處。次。看。全。幅。之。勢。  
主。峰。多。正。旁。峰。多。偏。正。峰。須。留。脊。旁。峰。須。向。背。

此畫石一  
定之法

意到筆隨不能預定惟善學者會之耳。

畫石之法方者用折圓者用鉤順其勢也。

畫中設色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  
若使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必至如塗塗附矣。

點苔得此  
訣自然入  
妙

點苔最難須從空墜下絕去筆迹郤與擢不同。  
擢者禿筆直下點者尖筆側下擢之無迹筆爲之。  
點之無迹用筆者爲之也嘗見黃鶴山樵江

神乎其技  
後人無此  
手筆

山漁父圖。其點苔處。廳細大小。無一可尋。筆迹  
真得從空墜下之法。及細閱耕煙麓臺之作。俱  
未空行絕迹。然後知此法之不傳矣。

畫家能筆  
精墨妙已  
臻絕頂不  
知北苑畫  
果作何等  
觀

董宗伯云。畫以造化爲師。唐六如云。畫當爲山  
水傳神。談何容易。何論前代。本朝各家。卽元  
季四家。亦只是筆精墨妙。未能爲山水傳神也。  
余家所藏北苑平湖垂釣圖。庶幾近之。

青綠一道。王耕煙嘗自謂靜悟三十年。始盡其

青綠設色  
非數十年  
參究之功  
不能入妙

妙此爲深。於甘苦之言就余所見唐之小李將軍宋之王晉卿畫覺耕煙之作猶遜一籌。蓋小李之青綠作千年計。晉卿亦可六七百年。若石谷亦可三四百年。此其別也。

思翁倣古  
全在領取  
其神韻不  
可泥筆墨  
蹊徑求也。  
沒骨法始於唐楊升菴。文敏常效其峒闢蒲雪圖卷。余病其少古意。後於毘陵華氏見其雪中待渡圖。真是匪夷所思。文敏所仿特用其畫法耳。仍是文敏本色。非楊升菴後塵也。

松壺畫訣

錢杜

意在筆先  
頭頭是道

作畫必明窗淨几。筆精墨良。胸無塵滓。然後下筆。胸次默憶古名人山水一樹一石。如在腕下。則興趣勃然。定是佳構。

山水以樹始。昔人樹訣已備。言之下筆須留意。筆筆要轉折。心手並運。久之純熟。自然一樹成。必有可觀。趙文度常云。樹無他法。只要枝幹得勢。則全幅振起。惲南田與石谷論畫書曰。僕苦畫樹。得此。得勢。正與畫山同。

畫樹得此  
訣自然無  
美不臻  
畫樹貴乎  
得勢正與  
畫山同

巧妙

寫樹發枝多枯窘是以作山水初落筆便有戒心也可見前人作畫慎始如此。

右丞畫訣有石分三面之說分則全在皴擦勾勒皴法又有簡有煩煩簡中又有家數如大癡善破皴法可簡可煩雲林似簡而煩山樵似煩而簡要之披麻折帶解索等皴總宜鬆而活反後煩簡得字之訣然各極其妙宜各極其妙得鬆活二字也。

皴法全要  
得鬆活二字之訣然  
後煩簡得  
宜各極其  
妙

用筆一定  
之法學者  
參之

作山巒須分層次皴之。山峰須起伏映帶深厚。  
有情或間以碎石或隔以雲氣大約始用潤筆。  
繼用燥鋒則自然有鬱然蒼潤之氣。

皴大小皴頭先將眶骨勾定靜看良久自然有。  
落筆處先澹後濃先潤後燥再加渲染不患不。  
厚矣。

山水中屋宇甚不易爲格須嚴整而用筆以疎。  
散爲佳處處意到而筆不可到明之文待詔足。  
屋宇須如  
此畫方不  
板滯

以爲法。

更有一種癱枝大葉及米家煙嵐杳靄之境。石田翁是其所長。其中屋宇離落。當以羊毫禿穎。中鋒提筆寫之意態自別。

山水中人物。趙吳興最精妙。從唐人中來明之文衡山全師之。頗能得其神韻。凡寫意者。仍開畫塵俗氣。超然塵表。如則師宋人。衣褶用筆如鐵線。亦妙。要之衣褶

人物宗此  
數家自脫  
盡塵俗氣  
超然塵表

愈箇愈妙。總以土氣爲貴。作大人物須於武梁祠石刻領取古拙之意。

觀此知古  
人位置皆  
經營慘淡  
煞費苦心

趙松雪松下老子圖。一松一石一簾榻一人物而已。松極煩。石極簡。簾榻極煩。人物極簡。人物中衣褶極簡。帶與冠履極煩。卽此可悟參錯之道。

前人畫譜無佳者。蓋山水一道變態萬千。尋常畫史尙不能傳其情狀。况付之市井梓工乎。嘗

與朱山人野雲言。畫之中可付梨棗者。惟人物鳥獸屋宇舟車。以及几榻器皿等。宜各就所見唐宋元明諸家山水中所有。一一摹出之。分別門類。滙爲一書。庶幾留古人之規式。爲後學之津梁。野雲欣然。於是廣搜博采。共相臨撫。兩年而成十二卷。卽籬落一門。自唐以下。得七十餘種。他可類推。欲梓行以工鉅未果。今稿本不知散失何所矣。

點苔最難  
多筆不煩  
簡筆不少  
便是工夫  
到境

點苔一法。古人於山石交互處，界限未清，用苔以醒之。或皴法稍亂，用以掩其迹。故苔以少爲貴。若李希古全不作苔點，爲北宗超然傑出者。唐子畏深得其法。至王叔明之渴苔，又不必一例觀也。

趙文敏之細攢點。文衡山全師之用之青綠山石甚宜。水墨者亦深秀可喜。

設色每幅下筆，須先定意見，應設色與否。及青

畫有定格  
不可不知

綠淡赭不可移易也。

大癡山樵多赭色。雲林則水墨多。然余舊藏懶  
瓊浦城春色。乃大青綠舟車人物。並似北宋人。  
真不可思議。

設大青綠落墨時。皴法須簡留青綠地位。若濫  
赭則煩簡皆宜。

青綠染色。只可兩次。多則色滯。勿爲前人所誤。  
凡山石用青綠渲染。層次多則輪廓與石理不

最宜斟酌  
可以取法

青綠重色  
最易板滯  
不若以淡  
見長者反  
多生趣也  
青綠設色  
至趙吳興  
真空前絕

能刻露近於晦滯矣。所以古人有勾金法。正爲此也。勾金創於小李將軍。繼之者燕文貴。趙伯駒。劉松年諸人。以及明之唐子畏。仇十洲。往往爲之。然終非山水上品。至趙令穰。張伯雨。陳惟允。後之沈啟南。文衡山。皆以澹見長。其靈活處。似覺轉勝。前人惟吳興。趙氏家法。青綠盡其妙。益天姿既勝。兼有士氣。固非尋常學力所能到也。王石谷云。余於是道參究二十年。始有所得。

後所當師

設色古雅  
全在於此

然石谷青綠近俗。晚年尤甚。究未夢見古人。南  
用澹青綠風致蕭散似大年。勝石谷多矣。用  
赭色及汁綠總宜和墨一二分方免炫爛之氣。  
赭色染山石其石理皴擦處或用汁綠淡淡加  
染一層此大癡法也。

卽本痴翁  
畫法

唐子畏每以汁綠和墨染山石亦秀潤可愛。

赭色凌山破龍磗中者第一。青綠兩色以漠中

永昌爲最。

學者能細  
心領取自  
得其妙

山水中松最難畫。各家松針凡數十種。要惟挺而秀。則疏密肥瘦皆妙。昔米顛作海嶽庵圖。松計百餘樹。用臘鬚筆剔針。針凡數十萬。細辨之無一敗筆。所以古人筆墨貴氣足神完。

柳亦頗不易寫。諺云：畫樹莫畫柳。信然。然山水陂塘間似不可缺。前人所寫亦有數十種。王右丞能作空勾柳。其法柳葉須大小差錯。條條相貼。逐漸取勢。爲之自有一種森沈旖旎之致。至

畫柳之法  
曲盡其妙  
學者細心  
揣摩

趙大年之入字徐幼文短剔如松針皆秀絕塵寰並可師法

攢點須心  
手熟習方  
能入妙

樹之攢點八九筆十條筆不等須禿穎中鋒攢聚而點之詳度湊積爲樹不獨得勢亦且鬆秀見筆倘設色以汁綠再點一次更濃厚矣文氏父子最工此弟子陸叔平錢叔寶皆能爲之空勾葉各家所作不同總須靜穆古雅如設色空勾者多不妨留一株竟不著色亦趙法也

此卽設色  
中變化錯  
綜之法

有細橫劃點及松針並宜青綠山水中橫  
點宜赭山細橫劃是秋景只宜加赭蓋山樹所  
以間山石峰巒使深厚而分層次雲氣中畧露  
尖頂則倍靈活有致黃鶴翁與吳仲圭以澹墨  
大點加以焦墨沈鬱蒼渾之極高房山亦間有  
之

此種境地最不易到

李希古山石不點苔只以焦墨剔細草此亦分

清山石之一法

作遠山須慎重相度然後下筆形勢得則全幅皆靈動矣染時有宜意到而筆不到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青綠山水之遠山宜淡墨赭色之遠山宜青亦有純墨山水而用青赭兩種遠山者江貫道時有之

山水中如佛塔經幢以及人家竈突水碓機杼

畫家能兼  
盡其妙方  
是擅場

寫生得神  
曲盡其妙  
實由於用  
筆之妙也

魚鳥當於唐宋名人畫中摘取。時時臨撫。務使純熟存於胸中。以上諸物雖小。道然必佐以書卷之味乃佳。

山水中馬牛雖寫意。然必使神氣宛肖而有筆意。乃妙。他若鶴鹿雞犬。皆備點綴。總須於唐宋人本中留意摹之。

房屋文衡山最精。皆自趙吳興得來。而吳興則全自唐人中醞釀而出。

衡翁房屋  
於工緻盡  
尤爲合格

如此方運  
實於虛化  
板爲活

園亭中湖石須靈瘦凹處皴之凸處染之只淡墨石青赭色三種交互處以細草分之。

邱壑太實須間以瀑布不足再間以雲煙山水之要甯空無實。

寫雲運筆須圓用筆宜斷多縫洞交互處或再以淡墨水渲染之胸中先具飛動之意自然筆勢靈活流走望而知非庸手也。

瀑泉甚難大癡老人亦以爲不易作須兩邊山

畫雲得此  
訣便入三  
昧

瀑泉最難  
安置此極  
有斟酌

石參差錯落。天然湊合而成為妙。畧有牽強便  
落下乘。水口或用碎石。或設水閣橋梁。皆藉可  
藏拙。此爲初學者言之耳。

畫水須審  
其地之所  
宜自然入  
妙

畫水勢欲速。筆欲緩。腕欲運。意欲安。大旨如此。  
水有江海溪澗瀑泉之別。湖宜平遠。河宜蒼莽。  
江宜空曠。海宜雄渾。溪澗宜幽曲。瀑泉宜奔放。  
勿論何種水下筆。總宜佐以書卷之味。方免俗  
網。巾水趙大年最佳。其後文五峰可以接武。其  
細心參究。

方能得訣

法貴腕力長而勻筆勢軟而活

郭忠恕畫清濟貫濁河圖。一筆貫四十丈。安能有若是之長筆。大抵筆墨相接處。泯然無痕耳。此卽畫水之法。

米畫之妙  
全要脈絡  
分明方有  
人路

米家煙樹山巒。仍是細皴層次分明。然後以大潤點點之點。時能讓出少少皴法。更妙。

唐子畏云。米家法要知積墨破墨。方得真境。蓋積墨使之厚。破墨使之清耳。米顛山水何曾一

臨畫亦要  
意在筆先  
方能造道

片模糊哉。

臨古人畫須先對之詳審細覩使谿逕及用筆  
用墨用意皆存於胸中則自然奔赴腕下下筆  
可不必再觀觀亦不能得其神意之妙矣。

宋人如馬夏輩皆畫中魔道然邱壑結構亦自  
精警不妨采取用之。

雲林惜墨如金益用筆輕而鬆燥鋒多潤筆少  
以皴擦勝渲染耳夫渲染可以救枯瘠生雲煙

迂翁得力  
全在此處

學者當細  
心參之

迂翁又何常頃刻離是法哉特不肯用濕筆重  
筆耳學者當細味之

雲林折帶皴人多謂其偏鋒每以側筆摹之殊失其用筆之妙

作書貴中鋒作畫亦然雲林折帶皴亦中鋒也惟至明之啟禎間側鋒甚行蓋易於取姿而古法全失矣

大痴披麻皴苔多橫點碎石處不過七八點綴上四五點而已此洪谷子法也

山樵皴法有兩種其一世所傳解索皴一用淡

焦墨皴擦  
是由樵真  
實力量宜  
雲林所深  
許也

墨勾石骨。純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絕無餘地。望之鬱然深秀。此翁胸具造化。落筆岸然不顧俗眼。宜乎倪元鎮有扛鼎之譽也。古來詩家皆以善變爲工。惟畫亦然。若千篇一律。有何風趣。使觀者索然乏味矣。予謂元明以來善變者。莫如山樵。不善變者。莫如香光。嘗與蓬心蘭墅論之。畫中寫月。最能引人入勝。全在渲染襯貼得神耳。如秋蟲聲。何能繪寫。只在空階細草風樹疏。

慧心人自能領會之

籬加以渲染得宜則自然有月自然有蟲聲盈耳也他可類推學者當深思之作巨幅與作小幅無異便無怯嫩散漫之病

陳眉公云磨墨如病夫執筆如壯士此是畫前要訣杜少陵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此是皴擦渲染時要訣

世俗論畫皆以設色爲易事豈知渲染之難如兼金入龜重加煅煉火候稍差前功盡棄

忠翁此論  
名言至理  
耐人揣摩

子昂嘗謂錢舜舉曰。如何爲士夫畫。舜舉曰。隸法耳。隸者有異於描。故書畫皆曰寫本無二也。南田翁云。明時畫多宗右丞北苑二家。蓋取其高深渾厚極古人盤礴氣象。董香光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則得之矣。否則極意相似。未免爲畫家傭耳。

宋人寫樹千曲百折。惟北苑爲長勁瘦直之法。然亦枝根相斜。至元時大痴仲圭一變爲簡率。

宋元大家  
畫樹各極  
其妙不可  
思議

愈簡愈佳。

山水中人  
物潤筆須  
古樸淵雅  
倣石田翁  
窄筆須靈  
秀靜逸倣  
唐子畏文  
徵仲餘不  
足取法

畫以山水爲上。寫生次之。人物又其次矣。白石翁師吳道子。作衣褶有古厚之致。子畏師宋人衣褶如鐵綫。衡山師元人衣褶柔細如髮。三君皆具士氣。洵足傳世。若吳小仙。張平子輩。劍拔弩張。墮入魔道。學者勿爲所誤。

文待詔畫法。師趙松雪及梅花盦道人。而靈秀之氣出自腕下。往往有出圍範之作。後之人欲

子貢墨華  
純乎天資  
超妙非學  
力所能到  
文門諸弟  
子祇能各  
終爲師法

瓣香停雲。須先領會其清超靜邈之神韻。然後邱壑位置。自然合格。漸脫渣滓。而留清虛。則近道矣。若一意在皴染勾勒上。取形似。終屬參死句。漢也。

南田翁云。唐解元寫生。有水墨一種。如虢國淡粧。洗盡脂粉。此可悟用墨如設色之法。

停雲諸弟子。陸叔平得其秀峭。錢叔寶得其蒼潤。居商谷得其簡潔。然僅工敷色。若文氏水墨。

得其一體。終爲其一體。

所固

一種似皆未能入室。後之欲師停雲者。當知牟尼入手。正不易也。

此中轉關有非人力所能强者。  
有明一代畫史。自嘉隆以前。皆謹守繩尺。不肯少縱。筆墨都有渾厚之致。迨萬曆以後。腕下漸露芒角。少含蓄意。此亦運會使之不期然而然也。

趙文度時爲香光捉刀。其生秀處。能自成一家。顧仲方倣山樵。蒼厚沉細。幾能亂真。此二君皆

吳淞派中之矯矯者。

畫家題款  
審要講究  
不可率意

畫上題詠與跋。書佳而行款得地。則畫亦增色。  
若詩跋煩蕪。書又惡劣。不如僅書名山石之上。  
爲愈也。或有書雖工而無雅骨。一落畫上。甚於  
寒具油紙。可憎耳。

畫之款識。唐人只小字藏樹根石罅。大約書不  
工者多落紙背。至宋始有年月紀之。然猶是細  
楷一綫。無書兩行者。惟東坡款皆大行楷。或有

余謂畫至  
元人真浅

盡天地之  
祕書之能  
事盡矣。即  
題款亦高  
出前代也。

跋語三五行已開元人一派矣。元惟趙承旨猶有古風。至雲林不獨跋兼以詩往往有百餘字者。元人工書雖侵畫位彌覺其雋雅。明之文沈皆宋元人意也。

題款得法  
書亦生色  
此畫後之  
經營也

落款有一定方位。畫粘壁上細視之則自然有應題跋賦詩之處。惟行款臨時斟酌耳。  
用墨之法甚難。明之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固佳。然隔百餘年膠脫而色澤黯淡矣。與其舊也。

清初近時所製皆粗劣不可用。惟金冬心以小  
華道人墨春之使細重加膠更製日五百斤油  
最佳。近亦漸少不得已擇其輕細者用之真畫  
史之苦心也。

極有講究  
可以師法。  
印章最忌兩方作對。畫角印須施之山石質處。  
唐宋皆無印章。至元時始有之。然少佳者。惟趙  
松雪最精。只數方耳。畫上亦不常用。雲林尚有  
二二方稍可。至明時停雲館爲三橋所鑄。華亭

後惟何書  
漁庶足並  
駕

董文敏一昌字朱文印是漢銅章皆妙唐解元  
印亦三橋筆餘皆劣蓋名下諸君究心於此者  
絕無僅有耳康祚案衡山自能鑄印見六如與  
衡山札轉乞陳白陽刻印三橋生

矣後

畫學心印卷八終

男鳳墀校字

萬葉集

卷之二